

风物 深度 电影

《隐入尘烟》影评：凝视穷人的苦忍，但谁说我们有穷人？

一以贯之的对底层劳动者的同情与注目，是进入李睿珺电影世界的切口，也是产生争议与值得辨析之处。



《隐入尘烟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特约撰稿人 李南心 | 2022-09-27

隐入尘烟 中国电影审查 中国电影

作为一部本不为人看好的文艺电影，《隐入尘烟》创下了1亿票房，成为今年最大的黑马。这不仅是小众文

艺电影的奇迹，也是导演李睿珺个人生涯的大突破。他的上一部作品《路过未来》，同样刻画底层劳动者的艰辛，票房只有254万。更早前的《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》与《隐入尘烟》有更亲近的关系，同是素人演员出演的土地故事，票房约82万，可谓惨淡。在多年持续亏本的境遇下，李睿珺顶住压力坚持拍他的土地之诗，直至《隐入尘烟》，李睿珺的电影主题变化不大，时代却在悄然巨变，一种天时地利，成就了这匹黑马。

李睿珺的镜头一直对准底层劳动者。《路过未来》的故事，聚焦于生活在深圳的务工群体——他们的孩子幼年随父母来到这个城市，生长于此，故土遥远而陌生，城市却无法给予他们真正的归属。女主角耀婷是一个流水线女工，她想通过买房来安置年迈的父母，在这个城市真正留下来。为此她不惜参加无保障的试药来赚钱，最终梦断，拖着病体离开了城市。打工者的城乡悲歌，不可跨越的阶层差、被城市吸血后遗弃的命运，本是这个时代最痛苦、最值得书写的主题之一。想要在这个主题上有所表现，悲悯、勇气与真诚固不可缺，此外，也需要有足够的观察力度，来保障故事所呈现的足够“真实”。



《路过未来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李睿珺在《路过未来》里呈现的，那些流水线女工、拉人试药的打工仔、农村务工者，他们的苦难被塑造得像一盆精心摆弄过的盆景，不能说是假的，只是充满了矛盾的设计感。为了凸显贫穷的乡村与大城市的二元对立，导演设计的场景，一面是耀婷想购买的看上去相当中产的高层商品房，一面是符合刻板印象的

贫破乡村，土屋瓦房、枯草羊圈，是隔绝于现代化之外的荒土。这两者都不是假的，人物的痛苦也不是假的，但由此到彼，人物如何完成阶层的衔接，则无法经受现实逻辑的推敲。电影中的男主角新民，身份是一个靠拉人试药等零活赚钱的打工仔，是无数混迹于深圳这个城市中的“大神”之一。李睿珺对他的刻画却无法摆脱个人文艺向的抒情，在舒适干净、宜家样板房般的家里，现实感高度模糊。这种文艺与写实之间的割裂，使电影的观感非常摇摆，一时真切而悲痛，一时矫饰而煽情。而这其中有一种令人感到隐隐不适的精神特性，“欣赏人物的苦忍，并赋予诗的美感”。苦忍，并不再有上下求索的愤怒，在李睿珺的创作中，这近乎于最高的美德。

《路过未来》的最后，耀婷离开了从小生长的深圳，回到了家乡甘肃农村。《隐入尘烟》的故事则从这里的农村开始，像是《路过未来》的一种接续。农村人口在城市中失去希望，回到仍然是没有希望的乡村。这一以贯之的对底层劳动者的同情与注目，是进入李睿珺电影世界的切口，也是产生争议与值得辨析之处。那些在《路过未来》里凸显的问题，在《隐入尘烟》中依然存在，却因为时代的变化，产生了意义更为复杂的解读。

把视线拉回《隐入尘烟》，这个黄沙漫天的西北农村，正是耀婷父母从深圳黯然返回的家园。在乡村向城市输血的务工潮里，耀婷父母被席卷向城市后，又被抛弃。李睿珺在前作里还试图呈现这种残酷，到了《隐入尘烟》，这早已是每个乡村无法回避的命运大背景似乎也一并隐去了。乡村被刻画得如同与世隔绝的小世界，农民安于耕种、面朝黄土，勤奋的壮劳力马有铁和大时代失去联系，被导演放置在故事的背景中。（也非常巧妙的，故事被设定为智能手机出现前的现代。）



《隐入尘烟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当李睿珺的镜头对准乡村，在细节上，有他过人之处，显得舒展和亲切。割麦子、喂驴、赶车、掰苞谷、砌砖、盖房子，大段大段的镜头用来刻画人们的劳作，赢得了有农村生活经验的观众的赞美，表示这非常真实。饰演马有铁的素人演员武仁林是导演的姨父，他表演得恰如其分，安静木讷，没有刻意营造，全是生活化的呈现；女演员海清也贡献了个人生涯里最朴素无华的表演。两人的生活，有淡淡的温馨感人，有爱的流动，即使有文艺化的表达（如马有铁偶尔冒出的金句），仍然有生活的底色托住，因此并不太突兀。所有的这一切，朴素的大地画卷，就仿如一幅带有宗教色彩的静态农民画，美得令人不安。在这静止的画卷里，穷人是安静、贞顺、至善、苦忍的，又是勤劳、浪漫、诗性、懂爱的。穷人成为了审美对象，成为公众号写作的素材，“内心干净的人，在清苦岁月里品味深情与甘甜”。

在马有铁与贵英的夫妻生活中，现实的苦难虽一直存在，更多的镜头正是在营造这种“诗意栖息”的甜蜜感。在大地上种脚印、在手背上印麦花、河中洗澡、屋顶睡觉，这些情节是苦难者生命中少数的甜，在观看的当下令人感动。它的回味却是复杂的。马有铁是大地上的圣人，被塑造得极端纯洁，充满仁慈与奉献精神，对残疾妻子奉上真爱，不求回报地为奸商输血，像驴一样，柔顺静默。意识到导演在对这种苦忍做审美的凝视，是令我非常不安的。

在一个映后访谈里，李睿珺对农村女性的处境发表感言，从而在网络上引发批评，他认为在农村有很多男光棍，却少有女光棍，女性在农村不容易被剩下，有性别优势。这番结论的偏颇正在于，农村女性（尤其是身体残疾和精神病妇女）作为底层最后的性资源，其婚姻往往不是获利，而是一种生存的交流。这是非常残酷的农村现实，无论如何都无法归结为优势。耐人寻味的是，李睿珺在电影中对马有铁夫妇关系的描画，残疾的贵英被兄嫂嫌弃而被安排嫁给马有铁，得到的是一种“纯爱”，电影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婚姻中的性需求，将之净化为一种纯洁、慈爱般的关系。只有这种纯爱才愈显人物之良善、愈显悲剧之悲，但对这幅纯净画卷的照单全收，绝对不是一种现实主义。





《隐入尘烟》剧照。网上图片

与马有铁纯情的爱对应的，是他在社会关系层面的绝对顺服。局限于环境原因，导演无法、无力又或无意去触及农村困境的根本结构，于是全片最大的反派，是一个坏地主式的人物，拖欠农民的粮款，使人们陷入贫困。他因病而要求马有铁为他输血，是“吸血”的过于具象的表达。马有铁没有任何怨言、不求任何回报地输血，使他苦忍的形象愈发有圣人感，也让这种憋屈的审美有受虐般的不适。人的血性，被消磨了，人实体的血液，被吸干了，不再有愤怒之后，产生了畸形的美德。

非常巧妙地，一个在电影外爆红的视频与之形成了互文——前段时间被刷屏的《回村三天，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》，刻画了一个类似于马有铁的农村圣人。二舅因残疾而断送前途，却以高贵忍耐的精神面对整个大世界的不公，从而赢得众人的赞叹。二舅的处事哲学是，前尘往事，轻松放过。这种愚人般的哲学在个人情感意义上或许是真理，用来解释底层农村的命运逻辑，则有一种玩弄苦难的残忍，欣赏苦难者的坚强如果脱离了对不公的朴素愤怒，就会变成上位者的良知自恋。苦难被诗化的结果就是一声毫无意义的叹息，“他们真苦”，观者自认为升起同情，这种同情却不会有一丝一毫指向对自身存在的思考，更不必说，产生对社会结构的疑问。“良知自恋”是当下唯一被允许的苦难抒情。但它也时刻悬于危险境地，当自恋无法持久而最终引起了另一种反弹声，这种“欣赏穷人”的叙事也可能引起上层的不快，你说穷人精神高贵，可谁说我们有穷人呢！

穷人，是应当被隐去的。李睿珺所做的努力，他说是为了让他们被看见。对于善良的创作动机我无意贬低，而他愿望的成败与时代变化正是息息相关，时代愈是失去挣扎的希望，愈是需要欣赏苦忍。被俯视何尝不是一种看见。微妙的是，在无法证实的传闻中，据说，《隐入尘烟》因对扶贫工作有负面刻画而无法延长上映时间（原本要延长至九月底，目前已下映）。原因的真假，难以考证，褒贬或俯仰，只能真的隐入尘烟了。